

我所認識的田炯錦先生

趙珮

故司法法院院長田（炯錦）雲青先生的姓名，我讀小學時就聽人說過，民國初年，家鄉一位先進，孟智生（名慧）先生，任職甘肅省教育廳視學員，到隴東慶陽視察學校，看到當時就讀小學高年級的雲青先生，聰穎異常，器宇不凡，孟

先生大加讚許，認為可造之材，親自攜往省城，升入甘肅省立第一中學。不久，孟先生退休家居，閒嘗語人：「田炯錦是甘肅省各縣學生中最優秀的一位青年，將來必有成就」。嗣後數年，我考入甘肅省立第一師範學校，雲青先生那時已負笈北平，常在甘肅旅京學生所辦的刊物中，發表文章，評論時政，關懷桑梓，立論公正，筆鋒犀利，我喜讀其文，也敬佩其人。

民國十九年，雲青先生學成歸國，應聘在東北大學任教，時值北伐完成，軍事底定，國民政府正依據 國父遺教，五權憲法，成立五院，于右任先生任監察院院長，雲青先生趁假期南遊，在首都晤于先生，接談數次，于先生正延攬人才，有意借重，旋徵得雲青先生同意，推荐為監察委員，供職中樞。

二十年夏，西藏軍隊侵入青海南部，與我玉

樹駐軍衝突，發生激戰，青藏局勢頓形緊張，我奉派向中央請示機宜，並請求補充械彈，在南京一位同鄉家中，遇到雲青先生，這是我與雲青先生初次見面，談話雖不多，但雲青先生儒雅謙謹，恂恂學者風度，留一深刻之印象。

抗戰軍興，雲青先生任甘肅省委兼教育廳廳長，我因公在蘭州停留數月，時相過從。廿七年，青海省政府派我充駐漢代表，雲青先生辭去省府職務，仍任監察委員，同在漢口，時日機瘋狂轟炸武漢，晝夜不寧，我們同在法租界避空襲，來往較多。中樞播遷重慶，我亦於是歲十月間，自武漢撤退，經湖南、廣西，於廿八年初到達重慶，在桂林過境時，一次敵機大轟炸中，寓居旅社被炸，衣物行李，蕩然無存，僅以身免，事隔四十年，記憶猶新。

我到重慶後，設青海省政府駐渝辦事處於國府路學田灣，雲青先生，當時隻身在渝。眷屬在成都，先生自幼茹素，且喜麵食，飲食方面，似感不便，好在監察院位於上清寺，和我的辦事處相距不遠，我乃請先生午晚兩餐到辦事處用餐，先生欣然接受，從此見面機會多，我常向其請教

，暇時聊天，談的範圍甚廣，國際局勢，抗戰前途，地方建設，西北往事和人物等，雲青先生淵博的學識，精闢的見解與分析，在此一段交往中，獲益良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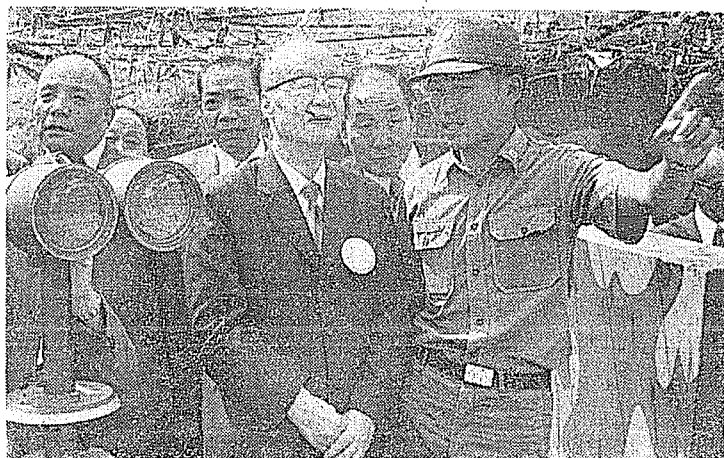
凡是雲青先生的朋友，都知道他是以學者從政，服官四十餘年，位高職顯，不失書生本色，生活簡樸，布衣蔬食，安之若素，他住的龍泉街一幢木造平房，是政府配給的宿舍，約共有二十餘建坪，房間既少又狹，客廳一間，多去幾位客人，即無法容納，先生處之泰然，經常會客寫作，均在此一室中，雲青先生很少宴客，偶爾約同鄉們去聚聚，也是以家鄉口味便餐款待，多年來，他家僅有一自家鄉帶來的女僕應門，更無僕從，他住的那幢宿舍，任部長時居於斯，升任院長時居於斯，一直住到他離開塵世，從未因他的職務變動，訪客增多，另覓華屋，以雲青先生地位，其生活如是，求之今世，殊不多見。

雲青先生一面從政，一面仍抽暇教書，並不在報章雜誌，發表議論，始終保持讀書人誨人不倦，文章報國之精神。

雲青先生任監察委員，辦理案件，大公至正

，不憚權貴，抗戰前，山東某鉅室，雄於資，家產數百萬，因爭產與訟，官司打到二審，山東高等法院院長，以奉某元老指示，判決失平，敗訴之一方，向監察院請願，案分雲青先生與另一委

員查辦，雲青先生認為革命政府新建，訴訟事件，應依法辦理，禁絕開說，嚴繩貪污，一新國人耳目；對本案調查十分認真，抽絲剝繭，追根到底，最後發現案情涉及某元老，他人咸以此事棘



(上) 田炯錦院長(左)與美國駐華大使阿克志博士握手敬叙

(右) 田炯錦院長早年訪問金門留影。

手，雲青先生毫不顧忌，逕訪某元老，面詢其附卷文件，是否親筆，經其承認，作成筆錄，並請某元老簽字，舉實呈報，鐵面無私，有古御史風。

雲青先生性格，近乎擇善固執，處事負責，堅守原則，絕不敷衍應付，亦不輕易屈已從人。當他再度出長蒙藏委員會時，某地區人士，提出一不適於國家當前環境之建議，要求蒙藏委員會採行，雲青先生以茲事體大，經審慎考慮，歛難接受，但壓力甚重，遭遇困擾，他下定決心，寧可辭職不幹，不使有虧職守，堅持到底，不肯遷就。稜稜風骨，與一般官僚，患得患失，畏首畏尾，遇事輒屈服於壓力之下者，其相去，何可以道里計。

雲青先生以如素，平日健康良好，民國六十五年，忽患口腔疾，就醫診治，進步緩慢，十一月間，本黨(中國國民黨)舉行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陽明山中山樓，我看到他，精神大不如前，意態蕭索，曾勸其多休息，下午會議可請病假，他未作何表示，仍力疾出席，他對黨的忠誠，由此可見。去年入春後，雲青先生住進台灣大學附屬醫院治療，我去探病時，他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，語喃喃，不甚悉，我在病榻旁稍留一會，黯然退出，過了幾天，病情變化，增加併發症，羣醫束手，卒以八十高齡，於三月卅日積勞逝世。國家喪一崇尚法治，力維國本之元良，西北失一學養俱深，風骨嶙峋之鄉賢，值此國步艱難，風雨如晦之秋，緬懷哲人，不勝高山景行之思。